

# 80后与05后:父爱老调重弹的逻辑演绎

田丰 吴子洋<sup>①</sup>

**[摘要]** 一项调查显示,“80后”父母整体上对于子女看短视频以及视频直播的行为持反对态度。根据“80后”被标签化的成长经历及其“新一代”的期待,这种现象让人疑惑。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80后”的成长经历、对主流文化的接纳,及他们成为父母之后的角色转换进行分析,试图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并提出应对建议。

**[关键词]** 80后;05后;标签化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947(2018)03-35-05

## 一、问题的提出

一项在东北四线城市进行的以小学生及其家长为对象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接近七成的小学生有观看短视频或者直播的行为,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小学生将来想成为游戏主播、才艺主播、搞笑主播等。调查同时发现,超过九成的家长表示坚决不允许子女模仿短视频和直播中的出格行为。这组数据最惊人的地方在于:每7个看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小学生们至少有3个将来愿意做主播。看起来东北文化产业后继有人,振兴有望了!但是,他们的家长并不想让孩子们成为东北文化产业的接班人!按照常规的年龄推测,这些小学生应该都是“05后”,而他们的家长以“80后”为主。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05后”的孩子们与“80后”家长在如何看待直播、短视频上潜藏着巨大的分裂,这不仅仅是年龄上的代际差异,更是文化上的代沟,而最重要的是“05后”后和“80后”身上的孩子和父母角色差异。

根据以往研究的经验,“80后”在其成长历程中不乏外界的质疑和反对,为什么在经历过质疑和反对的标签化成长历程且为人父母之后,“80后”并没有表现出所谓更加“开明”的对子代的理解倾向,反而依旧会对子代的行为和选择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事实上,这恰恰是他们被标签化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们转换之后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

## 二、“80后”标签化经历及其对主流文化的接纳

“80后”专用名词的最初流行是媒体用于形容与前辈写作风格迥异并得到年轻人广泛认同的“80后作家”们。这一在媒体与市场共同作用下积淀出的群体形象,对于同时代表现出不同于前辈的叛逆和个性的青年们具有越发清晰的代表性,因而逐渐被广泛使用。“80后”成长的环境处于时代的激变期。他们出生在对于中国社会影响重大而深远的改革开放后,社会的经济、文化,典型家庭形态,个体发展路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环境下,“80后”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逆反以及与传统的冲突,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目前学界对“80后”的概念没有达成广泛共识、特征明晰的人群界定,主要采用其年龄上的划分,即出生在1980到1989年间的那一代人。

“80后”由于特定成长环境表现出的偏差行为,在媒体的炒作和商业运作中被放大了,这使得“80后”在成长过程中曾面临社会各界的批判。大量媒体将其作为社会问题进行报道,曾有研究者<sup>[1]</sup>基于14家在中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报纸对标题中含有“80后”关键词的文章进行了分析,统

<sup>①</sup> [作者简介]田丰,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人口与青年社会学;吴子洋,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

计截止至08年底,结果显示,“80后”为主要对象的报道在2003年开始出现一至两篇后,在2007年之前数量一直处于平缓增长,直到2007年达到了二百余篇,2008年则达到近四百篇,单年报道数量占总数一半以上。从内容上看,2006年之前的报道主题集中于文学,之后向工作婚姻等其他领域扩散,综合新闻增多。另外,王芳还指出,2006年报道内容扩散之后,负面报道相对增加,但在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之后,“80后”得到社会认可的表现使得正面报道大量出现。学界对“80后”的研究路径与之类似,同样是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对“80后”能否承担社会发展责任的质疑向更加积极的评价,以及更加中立、客观的态度转向。

从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80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被称为“小皇帝”;因为频繁跳槽而被认为“好高骛远”、“不踏实”;因为离婚率高,而被认为“独生子女不宽容”;因为不适应父母角色,被认为“独立性差”;因为处理不好生活事务,被认为“娇气”、“懒惰”、“生活自理能力差”,被称为“家务甩手族”;因为存在越轨行为,被认为“冲动”、“自私”;因为消费观念被称为“月光族”、“大学生负翁”、“物质女孩”。<sup>[2]</sup>与此同时,学界在致力于描述“80后”的群体特征,其评论则相对全面客观,有的研究者认为“80后”存在“创新力强与工作、学术中的思想禁锢并存”,“广博的知识面与精神的匮乏并存”、“逆反与包容并存”与“现实主义与独特的金钱观并存”的四大矛盾。<sup>[3]</sup>还有学者认为“80后”兼具创新力强、思维活跃、知识丰富、有主见、适应力强等优点,以及自我中心、不能吃苦、喜欢攀比、逆反性强、过于自信、脱离现实等局限性。<sup>[4]</sup>还有学者考察了“80后”社会评价的代际性<sup>[5]</sup>,以及“80后”对自身形象的看法<sup>[6]</sup>。但是在学术研究中,对“80后”的形象也存在很多负面形容,如“高分低能儿”、“精神匮乏”、“虚荣”、“崇尚物欲”、“贪图享受”、“拜金主义”、“只顾眼前利益”、“以个人为中心”、“任性”、“缺乏责任感”、“垮掉的一代”、“另类”、“心理承受能力差”、“不能吃苦”、“放浪不羁”、“道德观念弱化”。<sup>[7-13]</sup>

媒体的报道和讨论使得“80后”的群体形象被建构出了很多负面的形象特征,饱受争议,并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些刻板印象,被贴满了标签。但是这一局面在2008年之后得到了改变,2008年的汶川地震,“80后”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积极主动承担抗震救灾责任,使其“不能吃苦”、“没有社会责任感”、“自私”、“不愿长大”等标签被撕下。而之后的北京奥运会,“80后”又以运动员、志愿者等身份,表现出了自信、自强与开放的良好精神面貌,被《朝鲜日报》称为“鸟巢一代”,并得到国内主流媒体的认可。在这两项重大事件之后,“80后”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勇敢、爱国、自信、有担当等赞誉,主流社会还对他们做出了“未来充满信心”、“让人放心的新一代”、“一夜间长大”、“堪当重任”等新评价。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80后”在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以及彼此信息沟通的情况下形成自身亚文化的同时,也无时不刻不受到来自主流文化的干预。“80后”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负面形象的困扰。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批判的根源在于他们的表现与主流文化的期待出现了偏差,即使这些现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由此奠定的其内部青年文化的影响,是可以被理解的。可以看到,无论是时代造就的“80后”不同于传统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还是成长经历造成的“80后”本身在生活发展等方面的客观不足,尽管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不一定是消极的,这些特征都因为其与当时的主流文化相悖而被放大,被标签化,被居于当时社会主流的“前辈”作为“反面典型”以及“社会危机”反复讨论。这些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教化行为,主流社会在表达失望的同时强调着自己的标准,而“80后”则在批判带来的心理负担之下,有意识或潜意识地与主流文化并轨。另一方面,主流社会还在“80后”达到自身期望时大加称赞,鼓励他们的此类行动,无论是“垮掉的一代”的否定,还是“充满希望的一代”的认可,都是基于主流文化的判断。实际上,关于“80后”的讨论,无论是媒体的还是学界的,都是基于主流文化的讨论,即使媒体报道相对夹杂更多的情感渲染,而学界研究相对全面客观。“80后”得到的社会评价,无论是批判还是认可,都是“前辈”对其进行的主流文化传递。而这种全社会讨论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80后”成长的时代,原有文化传递过程因社会开放,网络发展等原因被冲击而削弱,需要这种特殊方式的补充加强。在这种成长过

程中,他们已经被主流文化濡化,接受了主流文化的逻辑,并且对违背主流文化所要承受的代价深有体会。

### 三、“80后”父母角色定义导致的行为落差

实际上,存在于“80后”父母以及“05后”子女之间的隔阂,并不是由于其成长的社会环境以及文化背景发生了断裂性骤变导致的代际文化传递失真,而是主流文化和视频直播,以及短视频中存在的亚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冲突产生的关键,是“80后”在历经主流文化濡化的成长过程中对主流文化的逻辑产生接纳后,又扮演了父母的角色。这使得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存在于家庭的代际关系中,“80后”在试图完成其父母角色的任务,对其“05后”子女进行主流文化濡化。

“80后”在文化传递过程中对父母角色的扮演,实际上就是其向“05后”子女传递主流文化的过程。父母的角色是一种先赋角色,其在养育子女时自动获取父母角色,并在家庭中自然获取社会地位,同时得到一套社会赋予的相应行为规范与准则,一般来说,父母居于家庭关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人们在扮演一种社会角色时,首先要了解的是社会对这一角色的期待。社会对于父母的角色期待集中于对子女的养育,在文化传递的层面上,则着重于向子女传递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以帮助子女接受社会中的主流规范,顺利实现社会化。“80后”父母对于子女的文化传递以主流文化为主要内容,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主流文化的逻辑,还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于代际文化传递的期待。

角色扮演者在明确角色期待后,实际的角色扮演还有赖于扮演者本身对于角色的理解,及角色领悟或角色认知。在这个阶段,角色扮演者需要对角色的规范和要求进行理解,才能将外界赋予的角色期待转换为自己的实践行动。这就涉及到“80后”父母的主观能动性,也是目前看来可以有所创新的部分。但正如上述分析所讲,在“80后”的成长历程中,他们不但被主流文化濡化,接受了主流文化的逻辑,还在饱受争议的成长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深谙与主流文化抗争的惨痛。这可能会使“80后”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文化传递时更加严格,对子女接触非主流文化更加排斥。

在对角色期待进行个体化的理解之后,扮演者展开实际的角色行动及角色实践,“80后”父母用主流社会的文化作为标准,用主流社会的规范对子女进行要求,反对他们玩视频直播及短视频等包含亚文化的软件。在这个过程中,虽然“80后”父母的行为看起来确实与其角色期待相符合,但还是会引发以冲突为主的与子女之间的互动。事实上,这时候我们可以反思,“80后”父母经过自己理解之后的实践行为,是否真的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相符?在文化传递上,社会的期待是使得自身的标准得到延续,文化在代际之间可以顺畅地传递运行,其最终目的,是新一代可以在整体上理解并认识社会文化,而“80后”父母这种较为强硬的区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方式,以及态度坚决的反对,可能会使效果适得其反。

实际上,父母角色最直接的含义是将“80后”在成为父母之前的角色进行对比,即“80后”在为人父母之后,需要对子女负责,因此会对其网络直播和短视频行为进行干预。几乎在任何一个新事物面前,子女的喜爱和父母的控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再加上很多网络直播或短视频软件在对未成年人传播的内容上缺乏明确的道德底线的。其实,这是很容易确认的底线。你只要想想你是否愿意让你自己的未成年孩子看到这些视频,就明白有没有突破道德底线。而程序和算法是冰冷的,他们没有这种护犊的感觉,自然也不会有道德底线。因此,“80后”父母的反应就是他们从自身角色和责任出发所树立起来、保护未成年人的道德防线。虽然“05后”或许还感觉不到父母的责任背后的爱,但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承担同样的角色和责任。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说的就是角色切换后对角色责任和义务的理解。

当然,这种家庭内部的代际文化差异还存在更具结构性的时代背景。在信息大爆发的时代,信息的来源极其丰富多元,传播方向也复杂多样,这使得社会中的文化传递不再只有前辈影响后辈的路径,同辈之间的文化影响日益显著,甚至存在于年轻一代中的文化开始在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地

位,反向影响社会中的前辈。有趣的是,笔者认为,“80后”现象的出现,恰好可以视作这种文化传递趋势变化情况在中国大陆的显性开端:由于时代的变化,年轻人内部产生更多的文化共鸣,同辈间日益增强的文化传递打乱了原本稳定的代际文化传递方向,并在社会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引发人们的重视。这种情况随时间推移更加显著:文化传递的方向更为多元,新生代接触的文化源远远不止传统的前辈,如家长、学校、新传播媒介的不断出现加剧了新生代内部文化内容的复杂程度。这是信息时代多种信息源对于代际文化传递单一方向的打破,是家庭内部代际文化冲突的结构性原因,“05后”子女客观上存在不与“80后”父母共享的文化,并且在文化资源以及传播途径极具多样性和可及性的情况下,“05后”子女也不再理所应当地接纳来自父母的文化传递并将其作为唯一准则。这不仅造成了家庭内部代际文化的客观差异,还在互动实践中加强了文化传递的冲突性。

#### 四、讨论与建议

“80后”父母对“05后”子女玩视频直播、短视频的反对,折射的是新一轮主流文化对“子辈”的代际文化传递,只不过这次“80后”由文化的输入方变成了输出方。在文化流动性加剧的今天,他们面临的来自“子辈”的“反抗”也更加强烈,而他们自身不同于前辈的经历,也使得外界对其多了一份拿出具有新视野、新思路解决方案的期待。概览“80后”相关研究,各种对其群体特性形成原因的分析都将重点放在对“80后”成长环境独特性的考察上,包括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政治经济各方面深刻转型、社会环境激变以及原有社会结构被打破、信息时代席卷网络深刻影响生活、全球化成为潮流、多元文化冲突共存等。在这种社会环境下,“80后”也有着独特的成长经历,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是中国人中接触互联网最早的一代,他们是高校扩招之后高等教育普及的大学生第一代,他们是过早地被贴上标签,却背负社会压力的“独”一代。这些变化解释了“80后”与前辈的不同,同时也将“新一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成长于大发展与不确定共存的时代,他们得到的不仅是前所未有的生存机会和压力,还在价值、思想的颠覆和失序中表现出了超越前辈的开放和宽容、理性和宽广的视野、独立思考和发表见解的能力。或许,他们最有可能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一代人。这样“前无古人”的“80后”在成为父母,需要肩负起代际文化传递的任务时,会有令人惊喜的进步吗?

令人失望的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80后”并没有表现出与前辈的明显不同。这种现象不难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伴随着标签化、刻板印象和误读,他们的行为态度被反复依据主流文化批判和认可,他们经历了一场以主流文化为标准,以传递主流文化为目的的社会大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受到了主流文化的濡化,接受了主流文化的逻辑,还深刻体会到了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会遭受到的攻击。父母本身就是文化传递的重要文化源之一。经历主流文化濡化并体验到偏离主流文化的后果的“80后”,已经将主流文化作为代际文化传递的理想标准。他们在成为父母之后,自然担负起了对子女进行主流文化濡化的任务,反对子女过多接触网络亚文化。加之网络文化内容至今混杂,“80后”的反对行为也是出于子女对网络直播、短视频内容盲目模仿,误入歧途的担心。这是他们对父母角色责任的承担。

如果说“80后”在自身接受文化传递的过程中表现出反抗,那么按照逻辑,他们应该在自身进行文化传递的时候表现出宽容,但事实上,他们表现出的更多是反对。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接受文化传递时实质上对主流社会做出的反应是服从?也许,“80后”的角色转换不仅是家庭内部由子女向父母角色的转换,同样还包含着在社会位置中由新生的后辈向掌握资源的前辈的角色转换,在文化话语上由小众另类到主流权威的角色转换。当他们自身也成为权威,便自觉地维护主流社会的体系,落实主流社会的规则,巩固自身权威。已为人父母的“80后”真的实现精神成熟了吗?“充满希望”的“80后”能跳出这个逻辑循环吗?

本文所关注的“80后”父母与“05后”子女对于直播视频、短视频软件的态度行为差异,实际展现的是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差异。其表现出的文化隔阂并非代际上的文化转型。“05后”所处的

文化环境相对于“80后”及其前辈成长时期文化环境的差异大大减小,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不断有新事物出现而已。这种隔阂的关键在于“80后”已经接受了主流文化的逻辑,而“05后”子女正处在社会化过程的关键时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80后”父母是对“05后”子女进行文化传递的重要主体。在文化源多样且传播方向日益复杂的今天,社会文化冲突更为频繁常见,在相同的时间内更容易积累更大的文化差异。今天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掌控者、主流的代表、前辈,以及文化权威的“80后”,曾因时代的变化而独具特色,被赋予了改变未来的期望,他们也应该为这个时代做出改变。另一方面,这种趋于复杂的文化环境客观上也对父母进行代际文化传递的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

根据两代人的成长经验进行分析,可以发现“80后”父母与“05后”子女不乏共同语言,甚至在享有共同语言的丰富程度上远超原有的家庭代际关系。在文化多元散射的时代,增加了不用年龄阶段以及社会角色群体文化内容的差异,同时也为相互理解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80后”应该更深入地了解目前文化传递的状态以及自己的父母角色,在应对复杂文化环境挑战的同时,抓住减少矛盾的机遇,尝试做新时代的父母,在成人世界尝试对青年文化的理解。

#### 参考文献:

- [1]王芳.主流媒体上的“80后”形象研究——对中国14种主要报纸的内容分析[J].青年研究,2009(03):60-66+95-96.
- [2][7]王勤.走向前台的“80后”:解读80年代生人[J].中国青年研究,2005(04):55-59.
- [3][12]王明哲.我国有关“80后”代际分析的研究述评[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3(03):5-7+51
- [4][6][11]余双好.“80后”眼中的“80后”——对“80后”青少年的一种质性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9(04):9-14+8.
- [5][10]董海军,高飞.“80后”社会评价的代际性——基于长沙、杭州两地的调查研究[J].青年研究,2009(06):20-29+92.
- [8]张有平,赵广平.“80后”媒介形象研究初探——由大批判到盛赞的逆转[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06):27-31.
- [9]黄洪基,邓蕾,陈宁,陆焯.关于“80后”的研究文献综述[J].中国青年研究,2009(07):5-13.
- [13]罗牧原.80后的社会评价及其群体的再划分——关于80后刻板印象的探索性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0(11):32-35.

### The Post-80s Vs. the Post-05s: Logical Deduction of Paternal Love

Tian Feng, Wu Ziyang

**Abstract:** A social survey indicates that post-80s parents in general oppose their children watching short videos and live streaming. The post-80s generation has been frequently given different labels because of their unorthodox behaviors. This generation, however, expects their children not to break the rules. It makes us wonder why they cannot give their children enough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logic behind this phenomenon by analyzing the growth of the post-80s, their adop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 role change of the post-80s from children to parents.

**Key Words:** the post-80s generation; the post-05s generation; labeling

(编辑:刘宏森)